

吴良村治疗胃癌经验撷菁

宋巧玲¹ 沈敏鹤² 阮善明² 叶 晔¹ 陈美雪¹

(1 浙江中医药大学, 浙江杭州市滨江区滨文路 548 号, 310053; 2 浙江省中医院)

关键词 胃癌/中医药疗法; @ 吴良村

吴良村老中医是浙江中医药大学教授、博士研究生导师、主任医师, 对肿瘤的中医和现代医学治疗潜心研究 40 余载, 博采众长, 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, 在中医治疗肿瘤方面有独到之处, 尤其对胃癌的治疗有独到见解和很好的疗效。我们有幸侍诊左右, 耳闻其经验, 目睹其疗效, 现将吴老运用中医药治疗胃癌的经验总结如下, 以饬同道。

吴老临证非常重视望闻问切、辨证论治, 遵守《内经》“谨守病机, 各司其属”之要旨。他认为胃癌患者首责之于脾胃, “中焦如枢”, 胃以降为和, 脾以升为顺, 一升一降, 升降失常, 则致“清气在下, 则生飧泄; 浊气在上, 则生痞胀”“脾胃之气既伤, 元气不能充, 而诸病之所由生也”。故临证根据肿瘤患者在手术、放疗、化疗前、中、后期的不同证候和体质变化, 在治疗主证的同时加入顾护胃气的药物, 有益气和胃、降逆和胃、养阴和胃、行气和胃、疏肝和胃、消食和胃、化湿和胃、温中和胃、祛痰和胃、制酸和胃等顾护胃气 10 法^[1]。

1 临证治疗, 经验独到

1.1 扶正祛邪, 阶段治疗 吴老认为, 胃癌病位在脾胃, 其根本病机在于正虚邪积。正虚邪积乃肿瘤之根本病机, 治疗当以扶正祛邪为本, 然而疾病的发生发展总有邪正偏胜之不同, 所以吴老认为治疗当分阶段治疗, 就如伤寒有六经之传变, 温病有卫气营血之不同。外邪以不同的强度、时间侵入人体, 与正气相抗争, 这时正气强弱与否决定了外邪是直入还是外出, 从而出现了疾病的不同阶段, 相应需用不同的理法方药“随证治之”, 方能药到病除。吴老认为正气为根本, 正气充足可达“养正积自消”之效, 又可抵御新的外邪入侵, 正所谓“正气存内, 邪不可干”。故吴老将胃积按人体正气盛衰分为脾胃气虚、胃热瘀毒、气阴两虚 3 型, 相当于胃癌发生发展过程中的 3 个阶段。

1.2 不同阶段, 不同治法

1.2.1 脾胃气虚 主要症见乏力神疲、精神差、纳呆腹胀、便溏、舌淡苔薄白或腻, 舌边齿痕, 脉弱。吴老临证常以四君、六君为基础, 贯彻健脾益气之法, “以平为期”。脾胃虚弱, 运化失常, 水谷之精微变化为湿浊, 易致中焦湿阻, 常加猪苓、茯苓、车前子等淡渗健脾利湿, 苍术、白术、藿香、佩兰等芳香燥湿, 制半夏、陈皮等苦温燥湿; 饮食不节, 伴食滞中焦者, 常加六神曲、鸡内金、炒山楂、莱菔子等消食导滞, 炒谷芽、麦芽等健脾助运, 紫苏梗、砂仁等宽中行气; 土气虚弱, 易招致肝木来乘, 伴见胁胀满闷甚至疼痛者, 常加柴胡、生麦芽、绿梅花、八月札等疏利肝胆之气。

1.2.2 胃热瘀毒 主要症见口苦口臭、渴喜冷饮、胃脘灼痛、消谷善饥、大便秘结、舌红有瘀点、苔黄、脉数。吴老临证常以白虎汤、清胃散为基础, 以大剂量知母、石膏、黄连清泻胃热为主, 红豆杉、七叶一枝花、蒲公英等清热解毒, 三棱、莪术、乌不宿等活血化瘀; 胃热伤阴口干者, 常加石斛、生地黄、北沙参、麦冬等养阴止渴, 甘凉轻薄不恋邪; 胃热雍盛, 胃火上炎, 致口舌生疮, 常加重白虎清胃之力, 加入中白咸寒泻火, 水牛角、紫草、牡丹皮清热凉血, 有时稍加少量肉桂引火归元; 见大便秘结者, 又可以承气之类为基础, 使热毒之邪从大便而走; 肝火犯胃, 泛酸苦者, 常加左金丸、青蒿、黄芩、无花果等疏肝和胃。吴老认为此阶段热毒之邪偏胜, 治疗以祛邪为主, 应中病即止, 以防伤正。

1.2.3 气阴两虚 主要症见乏力倦怠、盗汗心烦、形体消瘦、口干、舌红苔少, 脉细等。吴老临证常以沙参麦冬汤、玉女煎为基础益气养阴, 方中沙参、麦冬、石斛、玉竹、生地黄、天花粉等均养脾胃之阴, 加以太子参、党参益气。吴老临床这几味药使用频率颇高, 可谓信手拈来, 对其有独到的见解, 益气养阴不碍脾胃之健运。

吴老认为肿瘤患者, 常因手术、放疗、化疗及疾病本身的发展和恶化, 严重耗竭人体的气血津液, 胃癌患者往往脾胃虚弱, 水谷精微无以运化、散布, 故胃癌患者更是如此。而沙参、麦冬之属, 乃甘凉平补之品, 养阴清热, 又止渴生津, 味薄可常用久用, 既不留寇又不滋腻, 可谓细水长流。虽为轻灵之品, 但吴老补阴往往

基金项目: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“名老中医临证经验、学术思想传承研究”项目 (2007SF66412)

与渗湿药相结合,加入车前草、川萆薢等,以防闭门留寇^[2],又可使体内阴液流动,有进有出,清阳上升,浊阴下流,实为“流水不腐,户枢不蠹”之意也!临证见乏力明显者,常加黄芪、太子参、生晒参等补气之品,脾胃虚弱者减少黄芪、生晒参用量,补气防雍,或加陈皮、香橼补中有疏;阴虚盗汗明显者常加淮小麦、麻黄根收汗。针对湿、食、痰、瘀、气、热、毒等有形和无形之邪,吴老常在不同阶段对证而治之。湿、食于脾胃气虚阶段常见,已于前述。临证吴老常用猫爪草、蛇六谷、制半夏、夏枯草等化痰散结之法;用乌不宿、莪术、温郁金等活血化瘀之法;用木香、香附、青皮、陈皮、绿梅花等理气行滞之法;用白花蛇舌草、七叶一枝花、蒲公英、炒黄芩、半枝莲、金银花、白英、红豆杉等清热解毒之法;全蝎、蜈蚣、徐长卿等通络止痛之法,搜尽血络余邪,常用于骨转移疼痛者。吴师认为此类药物有抗癌、抗病毒、抗增生、控制和缩小癌肿作用^[3],临证常据正邪偏胜决定用药。

1.3 结合现代,指导临床 现代医学用手术、放化疗治疗肿瘤,已成为规范和主要手段。吴老认为这些治疗方法让患者获益的同时亦耗伤了人体气血津液。放化疗为火热之邪,易耗气伤阴,形成气阴不足之证,而手术则致耗气伤血,故将放化疗后、术后患者归于气阴两虚阶段。胃癌晚期、终末期患者,长期受癌毒之邪侵袭,亦多处于气阴两虚阶段,以口干心烦、乏力盗汗为主要症状。而胃癌早期、术前、放化疗前主要处于脾胃虚弱阶段,以纳呆腹胀、便溏为主要症状,晚期患者亦有不少处于此阶段,可据舌脉与气阴两虚者鉴别。而胃癌进展期、放化疗期间多处于胃热瘀毒阶段,以渴饮便秘、舌红苔黄为主要症状。据此可按不同阶段指导临床更准确的用药。

1.4 用药特点,养阴为本 吴老认为肿瘤之疾,发展过程长期缓慢,暗耗气血津液,又或脾胃虚弱,气血生化乏源,又或伴热毒伤津,又或放化疗之热毒损伤,故而阴虚乃常证,“留得一分津液,便有一分生机”,但凡舌苔不厚腻者均可采用养阴为治疗之大法。但纵观吴老养阴之用药,无不甘凉平补、清轻灵动之品,绝无紫河车、阿胶、鹿角胶、龟甲胶等血肉有情之品养阴养血,因其偏温且又滋腻有碍于胃也。药之功效有补有泻,吴老认为术后、放化疗后正气受损,脾胃功能虚弱,宜用平补,平补不会影响人体阴阳的失衡,可以常用久用。在非治疗阶段,扶正同时可以增加清热解毒、软坚散结、活血化瘀之品,达到邪去正自复之效。

2 病案举例

患者某,女,82岁。2008年12月始上腹部不适并

逐渐加重,于2009年1月6日至浙做胃镜检查示胃癌首先考虑,Borrmann II型,病理示中分化腺癌。2009年1月13日行胃癌根治术(全胃切除),术后予抗感染、止血、补液等对症支持,未行放化疗。2009年2月27日初诊,见面色苍白,神疲乏力,口干多汗,纳呆便秘,舌红苔少,脉细。诊为胃积刀圭之后,气阴不足之候,治以益气养阴为主,少佐清热解毒。处方:太子参15g,北沙参15g,山药20g,鲜石斛10g,麦芽30g,白术12g,茯苓12g,薏苡仁30g,蒲公英12g,六神曲12g,八月札12g,鸡内金10g,甘草10g。3剂,水煎服,日1剂,配合五倍子粉3g/日,神阙穴外敷。二诊(2009年3月2日):服药后口干稍减,汗出减少,余症如前。上方减北沙参、鲜石斛,加黄芪30g、陈皮10g、藤梨根30g,7剂,日1剂,水煎服,继续配合五倍子粉外敷。三诊(2009年3月9日):继进7剂后,口干多汗明显改善,精神好转,胃纳渐佳,大便通畅,舌质稍变淡,脉如前,面色仍显苍白,上方加红枣30g,续服7剂。四诊(2009年3月16日):来诊精神明显好转,予去蒲公英、黄芪,加鲜石斛15g,粉葛根15g,守方服用1个月。调整治疗1个月余,诸证改善,显效。

按:患者年值八旬,先天肾精肾气已亏,加之癌毒久居体内,耗气伤阴。治以益气养阴为主,初诊方拟四君以建后天脾胃之气,运化健,脾气足,则人体一身之气有源;沙参、山药、鲜石斛甘平养肺胃之阴,不腻膈碍胃,又增液可行舟;加以麦芽、薏苡仁、神曲、鸡内金健脾消食;佐以八月札理气和中,补中有疏,且理气不伤阴,稍加蒲公英清热解毒抗肿瘤,甘草调和诸药,并配合五倍子粉外敷收敛止汗。二诊辨证以气虚为主,故减去北沙参、鲜石斛养阴之品,代以黄芪补气,《本草纲目》云黄芪“气薄味厚,可升可降,阴中之阳也,入手足太阴气分”,黄芪入手太阴肺经补肺气,肺气足则一身之气旺,入足太阴脾经以配合四君补脾气,脾气旺则后天充裕。“补气防雍”,故佐以陈皮、八月札理气不伤阴;并加藤梨根清热解毒抗肿瘤。三诊加红枣拟在养阴补血。四诊调整用药,加石斛、葛根养阴生津以固基。本案气阴共补,以平为期,少佐清热解毒之品,共奏“养正积自消”之效。

参考文献

- [1] 黄晓涛. 吴良村抗癌用药注重顾护胃气的经验. 山西中医, 2002, 18(4): 9-10.
- [2] 阮善明, 沈敏鹤, 洪小珍. 吴良村肿瘤治疗学术思想探析. 中医药临床杂志, 2007, 19(3): 210-211.
- [3] 林胜友. 吴良村中现代医学结合治疗肿瘤经验. 中国肿瘤, 2005, 14(12): 806-807.

(2009-06-29 收稿)